



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講座系列

主辦單位：
學術交流處(國內事務)
合辦單位：
中國語言及文學系
協辦單位：
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

講者： 沈明教授
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方言研究室主任、研究員

講題： 晉語古日母字讀[n]的殘跡
(普通話主講)

日期： 2019年3月6日

時間： 1630-1730

地點： 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東翼二樓多用途活動室



講座摘要：

晉語指“山西及其毗連地區有入聲的方言”（李榮1985），分佈在山西大部南部除外、陝西北部、內蒙古中西部、河北西部和河南北部。

“爾、人、日、兒”4個日母字（詞），都是口語裡常用的，都有兩個讀音：一種是北方方言式的，“爾”、“兒”說捲舌的[ər]；“人”、“日”的聲母說[ʐ]。另一種是南方方言式的，4個字（詞）都說[n]。這在北方話裡是非常少見的。本文討論第二種讀音[n]的問題。

- (1) “爾[n]”當第二人稱講（李榮1997）。比如：文水：你[n313]姓甚什麼？平遙：麻煩你[n53]了。長治：你[n535]去哪兒？
- (2) “人家[ɛnia]”用作人稱代詞。兩個字一個音節是因為合音。合音取前字的聲母、後字的韻母和聲調，即：人[ɛn]+家[ɛtɕia]→[ɛnia]。如：太原[nia45]、太谷[nio11]、平遙[nja13]、忻州[nia31]。這種說法分佈很廣，晉語和中原官話汾河片、關中片都這麼說。
- (3) “日[ni]”用在“夜日個昨天”一詞裡。比如：大同、應縣都說“夜你=[ni54]個”，“你=”是同音字，說明“日”說[ni]。
- (4) “兒[n]”綴總是與前字合音。比如：平遙、孝義、汾陽稱母親為“蠻=[ɛman]”。“蠻=[ɛman]”是“媽兒[ma+n]”的合音。太原、大同、左雲稱龍算為“甌餅=[piŋ]子”。“餅=[piəŋ]”是“算兒[pi+n]”的合音。晉語把普通話前鼻音的[in]都說成後鼻音的[iŋ]。“甌餅=子”其實就是“甌算兒+子”。大同、朔州、應縣稱去年為“年省=[səŋ]”。“省=[səŋ]”是“時兒[ɛsɿ+n-səŋ]”的合音。“年省=[səŋ]”其實就是“年時兒”。“兒[n]”綴與前字的合音，涉及不同的韻類。比如“算兒=餅[piəŋ]”、“時兒=省[səŋ]”，顯然，這個[n]“應該是高於語音層面的語言單位。”（徐通鏞1985）。也就是說，是語音和語法（構詞）兩個層面共同作用的結果。

從合音前字的韻母來看，多是單母音[a]、[i]、[ɿ]，與“兒[n]”綴合音正好可以組成一個有韻腹和韻尾的複母音，符合漢語音節結構的規則。

從構詞來看，合音日久，使用的人早已意識不到原來的成分究竟是什麼，便會照著周圍方言的樣子，重新構詞，於是就產生了疊床架屋的詞形，出現了“甌算兒+子”的形式。

從分佈區域來看，“兒[n]”綴集中在晉語的邊緣區域——北部的五台片、大包片、張呼片。中心區域的“兒[ər]”已經變成了官話方言的樣子，但在邊緣地帶還保留著早期讀[n]的形式，正所謂“禮失而求諸野”，符合“古語殘存于邊境”（柳田國男1930）。

網上報名： http://www.cuhk.edu.hk/oalc/cass_2019



講者簡歷：

學歷：1982年9月—1986年7月，山東大學中文系本科生，1986年獲文學學士學位、1986年9月—1989年7月，山東大學中文系碩士研究生。研究方向漢語語言文字學。1989年獲文學碩士學位、1992年9月—1995年7月，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。研究方向漢語語言文字學。1995年獲文學博士學位。

工作單位和職務：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教授。兼任：《方言》副主編、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方言研究室主任、全國漢語方言學會秘書長、全國地名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委員。

工作簡歷：山西省教育學院中文系講師、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教授。